

费嘉 主编
区域与全球研究

Beauty

Roger Scruton



美无处不在

[英] 罗杰·斯卡顿 著 陈开华 刘娟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Civilization

社会文明与理性译丛

Rationalization

唐磊 主编

美无处不在

[英] 罗杰·斯卡顿 著

陈开华 刘娟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无处不在 / (英) 斯卡顿著; 陈开华, 刘娟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1
(社会文明与理性译丛)
ISBN 978-7-5545-2011-6

I. ①美… II. ①斯… ②陈… ③刘… III. ①美学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7179号

Beauty by Roger Scruton

© Horsell's Farm Enterprises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Hebei Educ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冀图登字: 03-2014-112

丛 书 名 社会文明与理性译丛

丛书主编 唐 磊

书 名 美无处不在

作 者 [英] 罗杰·斯卡顿

译 者 陈开华 刘 娟

责任编辑 姬璐璐

装帧设计 郝 旭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2011-6

定 价 1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美

可以令人感到安慰，也能令人感到不安；美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世俗的；美能令人振奋、感动、激动，也能令人感到恐惧。美以无限多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而且，美从未受到忽视：美需要得到重视；对我们而言，美犹如一位密友的声音。如果有人漠视美的存在，那么可以肯定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美。

然而，美的判断关系到品位的问题，而品位也许没有理性的基础。如果这样，我们如何解释美在我们生命中的崇高地位呢？倘若事实如此，我们又缘何因美在我们世界逐渐消失这一事实感到痛惜？而事实是否如此？比如，像许多大作家与艺术家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尼采（Nietzsche）曾指出的那样，如果美与善可以相互分离，那么有没有一件东西，它的确的确是美的但却是不道德的呢？

而且，既然品位本质上存在差异，那么如何才能创立一个标

准，用一个人的品位来衡量另一个人的品位呢？譬如，当一个人做出相对的判断仅仅反映他的品位时，我们是否能自诩这一种类型的音乐优于或者劣于另一种类型的音乐呢？

这种熟悉的相对主义，已经导致某些人摒弃了美的判断纯属“主观”的理解。他们认为，没有任何品位应该受到指责，因为指责一种品位只不过是表达另一种品位而已。因此，能够理所当然担当得起“批判主义”之名的理论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学习或者值得传授。这一态度已经对人文科学中许多传统学科提出了问题。从美学判断学科中独立出来的艺术、音乐、文学和建筑学等学科的研究，促使我们的前辈把这些学科视为核心课程的传统与方法，似乎缺乏稳固的支撑。因此，当对艺术和文化遗产美的判断缺乏理性基础时，那么当前的“人文科学危机”，难道不正存在于我们艺术和文化遗产研究的任何观点中吗？或者，如果我们真的研究美，通过质疑其客观权威的见解以及解构其超验（trancendence）的姿态，这一问题难道不应该带有怀疑精神吗？

特纳奖是为纪念英格兰最伟大的画家而设的，当一年一度的特纳奖授予另外一捆滑稽的短期收藏品时，难道不正是证明了根本不存在任何美的标准吗？不正是证明了唯有时尚决定了谁将获奖，谁将获不了奖吗？不正是证明了寻找品位的客观原则或者寻找美的共同观念是没有意义的吗？许多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导致他们放弃了批判特纳奖判断的动机和品位的尝试。

在此书里，我要说明的是：对美如此之怀疑的思想毫无根据。我认为，美具有真正和普遍的价值，它支撑着我们理性的本

质。而且在塑造人类世界过程中，美的意识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对这一论题的阐述方法不是历史的方法，也不是我所注重提出的心理学方法，更不是以进化论的方法来对美的感觉做出解释。我采取的方法是哲学的方法，我论证的主要资料都是哲学家们的著作。这本书的要点是对这一问题演变的论证，其目的是向读者提出一个哲学问题，并鼓励读者来回答这一问题。

本书某些部分始于别处的生活。我十分感谢《英国美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哲学》（*Philosophy*）和《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的编辑们，他们允许我修改已经在他们杂志发表的内容。我还要感谢克里斯顿·布鲁格（Christian Brugger）、马克姆·布德（Malcolm Budd）、博德·格朗特（Bod Grant）、约翰·海曼（John Hyman）、安东尼·奥克尔（Anthony O'Hear）和大卫·维金斯（David Wiggins），他们对我的初稿提出有益的意见，让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同时，对本书还存有的错误我表示歉意，这些错误全是我的错。

罗杰·斯卡顿

斯佩里维尔，弗吉尼亚

2008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审美 / 1

第二章 人类美 / 35

第三章 自然美 / 58

第四章 日常美 / 80

第五章 艺术美 / 96

第六章 品位与规则 / 133

第七章 艺术与爱欲 / 147

第八章 美之偏离 / 165

结 论 / 193

注 释 / 196

鸣 谢 / 208

第一章 审美

美 无处不在，在具体的事物和抽象的观念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美的存在，比如在自然景观、艺术作品中，在事物、动物、人类中，在物体、品德和行为中，都能发现美。当这些列举的内容展开几乎包括每一种本体论的范畴时（既有美丽的命题，也有美丽的世界，有美丽的证据，也有美丽的蜗牛，甚至有美丽的疾病，也有美丽的死亡），很显然，我们并不是在描述诸如形状、大小或颜色之类的属性，因为这些属性在我们物质世界周遭随处可见、无可争议。只是，这么多完全不同类型的事物怎么能展现出同一种单一的属性呢？

然而，为什么不能呢？毕竟我们可以把歌曲、风景、情绪、气味和灵魂都描述成蓝色的：这难道不能说明许多不同类型的事物中确实蕴含着同一种单一属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即使在某种意义上说，以上所有列举的事物都可以是蓝色的，但它们与“我的蓝色外套”这个蓝色不可能是同样的意义。至于为什么我们把不同

类型的事物描述成蓝色，这是因为我们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如果想恰当的理解这种隐喻，就需要借助飞跃的想象力。隐喻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这些联系并不存在于现实构架中，仅是通过我们独特的联想力而被创造出来。关于隐喻的重要问题不是它代表了何种属性，而是它暗示了何种体验。^[1]

但是，“美”在它所有的正常用法中并不是一个隐喻，即使和许多隐喻一样，它的范围遍及许多种类别的物体。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事物称为美的呢？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们的评价表达了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真、善、美

关于美，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它上溯到柏拉图（Plato）^①和普罗提诺（Plotinus）^②，并经由各种途径融合进了基督教神学思想。这种观点认为美是一种终极价值，即我们追求美是为了美本身，不需要其他理由。因此，美应当与真、善类同，成为证明我们的理性倾向合理的三种终极价值之一。为什么我们相信甲？因为它是真的。为什么我们渴求乙？因为它是善的。为什么我们注视丙？因为它是美的。哲学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答案基于同一标

①柏拉图（约前427-前347），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本书的页下注无特殊情况均为译者注，如有其他类型注释另行标注。）

②普罗提诺（约205-270），罗马帝国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奠基人。他的思想对中世纪神学及哲学，尤其是基督教教义，有很大影响。

准，即通过把每一种答案与我们作为理性动物的本性中想要追求的事物联系起来，而把相应的心理状态纳入到原因的范围内。质疑“为什么相信真的事实？”或“为什么渴求善的事物？”的人并不能理解推理的本质。他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想要证明我们的信仰和愿望是完全正当的，我们的理由就必须固定在真与善的范畴内。

这同样也适用于美吗？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对甲感兴趣呢？”，那么“因为它美”是否可以作为最终的答案呢？——与同类的论证一样，比如“因为它善”和“因为它真”。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忽略美的破坏性本质。对一个神话着迷的人可能因此而相信它，在这种情况下，美与真背道而驰〔参看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Pindar）^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颂歌》（*Frist Olympian Ode*）：“美让神话得到认可，让难以置信之事物变为可信。”〕。对一个女人着迷的男人可能会因此宽恕她的恶习，在这种情况下，美与善背道而驰〔参看法国普雷沃神父（L'Abbe' Pre'vost）的《曼侬·莱斯科》（*Manon Lescaut*），书中描述了德古耶骑士因被曼侬的美貌迷惑而放弃自己的道德准则〕。我们以为，善和真从来不会竞争，追求它们其中之一的时候总是能同时完全地遵守另一个。然而，对美的追求却有很大的问题。从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②到王尔德（Wilde），将美作为最高价值的追求这种审美生活方式，一直与美德生活相对立。对神话、

①品达（约前522/518—前442/438），古希腊作家中第一位有史可查的人物，有“抒情诗人之魁”之称。他生于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吹笛和弹竖琴，精通诗歌格律，曾遍游希腊各大城市。

②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

故事与礼仪的热爱，对安慰与和谐的需要，对秩序的深层渴望，共同将人们引向了宗教信仰，不管这些信仰是否真实。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①的散文、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②的意象、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③的和声和安东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④的感官雕塑通通被某些人指责为伤风败俗，因为那些人认为他们使用了各种诱人的外表来描绘邪恶。

我们不一定要为了承认他们的观点而同意这些评价。美作为终极价值的地位很成问题，但是真和善的此种地位却不会遭到质疑。我们至少可以说一位现代思想家不容易想到通过这种特殊途径来理解美。哲学家们曾经使用这种途径的信心来源于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已经在普罗提诺的《九章集》（*Enneads*）里得到详细的论述，它认为真、美、善是神性，是神（divine unity）向人类灵魂展现自身的方法。这个神学的观点后来由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①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曾拜他为师。他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

②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1），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

③威廉·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是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面承接莫扎特、贝多芬的歌剧传统，后面开启了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

④安东尼奥·卡诺瓦（1757-1822），意大利雕塑家，其作品造型高度理想，修琢光润，是新古典主义雕刻的代表人物。

Aquinas) ^① 编辑整理用于基督教，并植入其精密且综合的推理论证，这种推理论证正是阿奎那得以恰如其分地闻名于世的原因。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假定的观点，我建议暂时将它放在一边，讨论美的概念时不做任何神学的论断。

然而，阿奎那对此事的看法触及了美的哲学中一个深层难题，因此值得注意。阿奎那认为真、善和统一体都是超验的事物——是所有事物都拥有的实在性特征，因为它们是事物存在的特征、是存在的至高禀赋得以显现和理解的方法。阿奎那关于美的观点所暗示的意义甚于其所阐明的；然而，他写到美好像也是这类超验事物之一（此乃解释的观点之一，已经在前面提过，即美属于任何一个范畴）。他还认为美和善最终是同一的，它们分别是从理性上领会一个单一实证的不同方式。然而，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什么是丑？为什么我们都要逃离丑？为什么会存在险恶的美、腐败的美和不道德的美？或者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它们不可能发生？是什么误导我们去思考美的对立面？我不是说阿奎那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阐明了任何哲学，即任何将美与真置于同一形而上学层面以便于将美以相同方式植入存在的核心位置的哲学都会遭遇的难题。因此人们自然会说，美是有关外表的事物，而非有关存在；可能还会说我们探索美是为了研究人类的情绪情感，而非研究世界的深层结构。^[2]

^① 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

美的几种常见规则

即便如此，我们应当从“真”的哲学中吸取教训。那些给“真”下定义、告诉我们“真”的深层和本质含义是什么的尝试很少有确切证明，它们往往由于预先假定了它们想要证明的事物而裹足不前。你如何能在没有事先假定一个真实的定义和一个虚假的定义之间存在区别的情况下给“真”下定义？在应对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哲学家们指出，“真”的理论必须遵循一定的常见逻辑规则，而且，尽管这些常见规则从非理论的角度来说似乎无伤大雅，但这些规则为每一种哲学理论都提供了终极检验。例如，有一种常理如下，如果一个命题甲是真的，那么“甲命题是真的”这个命题也是真的，反之亦然。还有些常理，如一个真理不能与另一个真理矛盾，论断被宣称为真理，论断并非真理，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只是被宣称为真理。哲学家们说了看起来似乎很深刻的有关真理的看法，但这些深刻论调的出现通常以否认这些基本常理的其中之一为代价。

因此，如果我们从一系列关于美的可比较的常见规则开始论述，以此为依托，我们的理论也许能够得到检验，这对定义我们的主题也将有益。以下是六条常理：

1. 美令我们愉悦；
2. 一件东西可以比另一东西更加美丽；
3. 美总是关注拥有美的事物的原因；

4. 美是品位判断的主要内容；

5. 审美评价关乎的是美的客体，而非主体的心理状态。描述一个事物很美的时候，我描述的是“它”，不是“我”；

6. 然而，不存在间接的审美。你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我们做出一个不是为我自己而做的评价，我也不可能仅仅通过研究其他人对美的物体所做的评论而毫无任何自己的个人体验与判断就成为一位审美专家。

最后一条规则可能让人质疑。当我把某个音乐评论家对曲子和表演的评论视为真理，我可能对此人绝对信服。这难道不正像因为专家的意见而确定我自己的科学信仰，或者因为法院的判决而确定我自己的法律信条一样吗？答案是不一样。当我信任一个评论家，这相当于说，我遵从他的判断，甚至当我还没有做出自己的判断的时候。但只有根据经验我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只有当我听完了所谈论的曲子，在欣赏时我采用的观点才能真正变成我自己的判断。因此，看这段简·奥斯汀（Jane Austen）^①的喜剧《爱玛》（*Emma*）中的对话：

“你是说，严格来讲，狄克逊先生并不英俊。”

“英俊！噢！不——一点也不英俊——当然是长相一

①简·奥斯汀（1775-1817），英国著名女性小说家，其作品主要关注乡绅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代表作有《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等。

般。我告诉过你，他长相一般。”

“亲爱的，你曾说过坎贝尔小姐觉得他英俊，而且你自己——”

“噢！在我看来，我的评价毫无价值。只要我觉得一个人可敬的话，我总会认为他很好看。可是，我说他长相一般，是因为我相信这是人们普遍的评价。”

在这个对话中，第二位说话者简·费尔法克斯忽略了她对狄克逊先生相貌的印象，因此当她描述他长相一般时，她说的不是她自己的评价，而是其他人的评价。^[3]

一个悖论

这些常见规则中的前面三条适用于引人注目的和令人愉悦的事物。一事物令人愉悦，是人们对它感兴趣的原因，同时有些事物比其他事物更令人愉悦。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不能通过间接经验来判断某事物令人愉悦：你自己的乐趣是真实的标准，而且当你告知他人某个其他人认为是令人愉悦的物体时，你所能真诚表达的最好的语言是因为其他人都已经这么认为了，“它看上去很令人愉悦”或者是“它似乎很令人愉悦”。然而，认为某事物令人愉悦是与事物本身有关而与人的本性和特征无关的判断，依旧不够清晰。当然，我们在令人愉悦的事物之间评价判断：欣赏某些事物是正确的，欣赏其他事物则是错误的。但是这些判断意见集中在主体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客体本身的品质。我们可以说出在自我乐趣的

正与误方面所有我们想说的话，而无需引用“有些事物的确令人愉悦，其他事物仅仅表面上令人愉悦”的观点。

美的问题则不然。在此，审美的焦点集中在判断的对象上，而不在判断的主体上。我们把真实的美从虚假的美——低俗、感伤、怪异的美中区分开。我们讨论美，并努力培养我们的品位。我们的审美常常得到批判性推理的支持，这种批判性推理完全集中在审美对象的特征上。所有这些观点看起来都很显豁，然而，一旦它们与我所指出的其他常见规则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具有逐渐破坏整个美学主体的危险性。审美判断是真正的判断，它得到理性的支持，但是这些理性绝不会产生演绎的论证。如果它们可以做到这样，那么就可以存在有关美的间接观念。就可以存在从来没有体验过自己所描述事物的美学专家，以及存在一些规则，可以被没有任何审美趣味的人应用来创造美。

的确，艺术家们常常试图唤起（invoke）不同于他们所创造的美：华兹华斯（Wordsworth）唤起湖区景色的美；普鲁斯特（Proust）唤起梵提尔奏鸣曲的美；曼（Mann）唤起约瑟夫的美以及荷马唤起特洛伊海伦的美。但我们在这些援引例子中感知到的美存在于“它们”之中，而不存在于所描述的事物中。很可能有一天从特洛伊的土壤中挖掘出海伦的半身像，而且鉴定为真实的雕像，即使我和你都因为所描绘的这个女人的丑陋所震惊，并很震惊地想到一场战争竟然是为了一个如此没有魅力的女人。我一半爱

着莱奥斯·亚纳切克（Leos Janáček）^①第二部四重奏里描述的那个女人，一半爱着《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里那个永生的人。^②这些作品都无懈可击地证明了启发他们的美。然而，令我感到气愤的是，卡米拉·斯托斯洛娃（Kamila St. sslová）和玛蒂尔德·魏森冬克（Mathilde Wesendonck）的照片显示了一对笨拙邋遢的女人。^③

这就是悖论所在。审美判断就其对象提出了一个要求，而且是能有理由支持的要求。但这些理由没有给判断以强制，它可能毫无反驳地遭到拒绝。如此一来，这些理由是理由吗？抑或它们不是理由吗？^④

简约之美

在此为我们第二条常见规则留点篇幅很重要。事物经常被比较，并根据它们的美被划分等级，此外还有简约之美——最低程度的美，这与哲学家们所讨论的艺术之神圣美和自然之神圣美之间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这里有一个美学极简主义的例子：摆

① 莱奥斯·亚纳切克（1854—1928），捷克作曲家、博物学家，其代表作有《耶奴发》（*Jenufa*）、《卡佳·卡巴诺娃》（*Kat ja Kabanowa*）、《狡猾的小狐狸》（*The Cunning Little Vixen*）等。

②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其传说源自爱尔兰，中世纪法国、德国诗人写成同名游吟诗。后来瓦格纳依照传唱素材，创作了同名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③ 卡米拉·斯托斯洛娃是歌剧《卡巴诺娃》中的人物，玛蒂尔德·魏森冬克是瓦格纳歌剧《魏森冬克之歌》中的人物。